



大事記解題卷第十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孝武皇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

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解題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按董仲舒傳仲舒為江

都相中廢為中大夫中大夫秩雖卑乃宿衛親近之

為要地無春龍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便殿災

則為散地耳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殿之處所以就

古曰凡言便殿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殿之處所以就

又立便殿為休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豪未上

息閑宴之處耳非今歲也五行志載其奏曰天災若

大事記解題卷十二

一

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五行志又云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元朔六年乃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誦夫告田蚡與淮南王交通之事觀之其謀夫人皆知之仲舒憂國之深故因天變而獻言然傳會已甚又犯不密之戒此其所以得罪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蓋主父偃為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史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竇氏崩

入解題曰按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

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

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塋霸陵

六月癸巳丞相許昌免以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

之言復申刑名百家之禁延文學儒者以百數

解題曰武帝即位之初已罷申韓蘇張之言至於黃

老以竇太后之故未敢廢也至是始禁之按史記儒

林傳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

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

南伏生言禮自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

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擊之閩越王弟餘善殺郢謝罪立無諸孫五為越繇王餘善為東越王

解題曰武帝即位以來舉兵者再矣三年嚴助浮海之後以竇太后在上尚未敢以虎符發兵也及是歲竇太后既崩遂命兩九卿將兵十萬見淮南王安疏分兩道擊閩越其志益肆矣然是兩役者皆兵未血刃而功

已成此武帝所以益輕用兵與使用兵之初即遇堅敵未必不為天下之福也

以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

解題曰按史記本傳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遷為棗陽令黯耻為令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捧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黠多病卧閨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

不拘文法當是時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而質寔皆有

黷內行脩潔好直諫教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應劭

伯梁人為孝袁盎之為人也盎名為強直而寔則任

王將素伉直而巳不知其地也故盎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

亦以教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

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按本傳蚡以為

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相然黷見蚡未嘗拜

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黷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施外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致

胡氏曰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

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

善唐虞之治上默然怒变色而罷公卿皆為黷慎上

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亮其

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王恢之議寔探帝意所以屈於韓安國者盖

帝重違眾議而姑許之和親也故間一歲有馬邑之

役焉

遣唐蒙通西南夷置犍為郡

解題曰按地理志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應劭曰

故夜郎國今嘉州又按西南夷列傳建元六年大行

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

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

徐廣曰枸一作苟音婁漢書音

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

蒙問所從來曰道

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

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即夜

即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

後屬夜即西至同帥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

上曰聞夜即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

其不意此制越一竒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

即道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

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秣關入遂見夜節侯多同蒙厚

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即旁小邑皆

貧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

報乃以為犍為郡

漢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

解題曰按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出百家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舉

孝廉秀才之始也猶有鄉舉里選諸侯貢士之遺法

焉自漢至隋雖時有汙隆法有臧否其源流要出於

古至場帝始變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帝親策之

解題曰本紀曰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馬按公孫弘元光五年擢第猶在此詔後若董仲舒帝即位之初以賢良對策拜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坐論高廟高園殿災下吏皆在此詔前本紀誤矣

天星盡搖

解題曰按天文志元光中大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

對曰星搖者民勞也

主父偃徐樂嚴安上書言事皆以為郎中

解題曰三子論征伐四夷之害與時事背馳武帝亟召見獎擢之蓋所以開忠諫之路廣異同之議也世

言穹兵黯武者必曰秦皇漢武使三子者奏疏於始皇之朝必干誹謗之辟矣一存一亡其分在此主父偃曰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効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頭陸下執計之而加察焉嚴安書曰中國無狗犬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俗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瓌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早削六卿大威也下覽秦之所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穹也今卿大威也下覽秦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持閭巷之資也甲兵器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通鑑載於元朔不可勝諱也此皆通鑑所不載變則通鑑載於元朔之元蓋附見於分封諸侯王子弟之前一年以主父偃竊奏董仲舒高園殿對考之高園殿火在建元六

年距元朔改元八年若主父偃果以是年初召見前此未嘗見武帝安得窈仲舒草藁而奏之若君見親近之後方窈奏仲舒奏藁則仲舒亦不應追論七八年前災異也况田蚡死已久仲舒所謂貴而不正者果安所指乎按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教言上上不省資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馱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是歲去高園殿火總一年耳仲舒之草奏論說蓋其時也偃方以口舌昂貴忌仲舒能出已右而陷之亦好進者之常態今移三子上書於此年之末庶幾於事為合主父偃傳載三子同時召見皆

拜即中而徐樂傳載其所上書有畧葦州建城邑乃元朔元年通鑑或亦據此然不若主父偃窈董仲舒奏藁事歲月明白况徐樂傳載既上書後以為騎馬令不云除即中與主父偃傳不同未敢據也

漢孝武皇帝元光二年帝幸雍祠五時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解題曰按封禪書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



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夫縮臧儒者也明堂盛禮也宛若妖巫也祠竈賤事也論其名則有邪正高下之殊論其實則皆出於帝之多欲而已司馬子長並載於封禪書而無所輕重其有旨哉

### 立太一祠

解題曰太一之名古無有也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一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鍼經雖執技者支離漫衍浸失其本然尚止施於醫也今

謬忌所奏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是果安所從授哉

夏六月從王恢議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擊單于不克恢下獄死

解題曰按列傳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心欲掃滅匈奴者武帝也而王恢獨先見之在朝主擊匈奴之議者王帝乃召恢也而聶壹遠往副之樞机相應捷如影響

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  
單于待命加慢侵盜無已邊境教驚朕甚閔之今欲  
舉兵攻之何如帝既與王恢密謀大行恢對曰陛下  
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  
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  
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之一天下同  
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  
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  
漢固非一國之比然匈奴自冒頓之後視御史大夫  
戰國時其強十倍矣此特一編之說也  
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

鞏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  
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  
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  
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  
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和親之約此二  
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高帝不報平  
時宜耳非以天下為度也妻敬和親之後邊塞亦被  
兵謂之至今為五世利其辭亦過矣文帝三年十四  
年後五年皆嘗大調發以禦匈奴今乃謂壹擁天下  
之精兵而聚之廣武則沒其二矣或增其美或損其  
數豈足以折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  
議者之口乎

相復樂非固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凡欲變常者未嘗不以此藉口商鞅

趙武靈王皆嘗誦之矣

且高祖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

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

下之心也今邊境教驚士卒傷死中國檣車相望此

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

守邊固時有死亡亦何至於檣車相望

兵端一開積骨如莽獨非仁人所隱乎

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

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

發政占古語

此兩語乃古之遺言祖謂祖廟也

重作事也且自三代

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

以為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

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

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

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

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

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

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能飲馬

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

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遺百分之一以

攻匈奴譬猶以强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

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太史公  
之言曰奴者患其微一時權而務調納其說以徧指  
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  
以建功不深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  
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  
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哀  
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夫威之有衰猶  
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歐難以為功徒  
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  
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  
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

勿擊便是時聶壹之計未宣故安國之論如此說者  
之論以發安國欲自貶其議以求容故為它繆巧  
難則求之過也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  
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

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誇  
而致之邊至是始正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之以

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  
營其右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馬

部分皆用此策上曰善乃從恢議以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

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  
代主擊輜重安國異議而用為大將恢主議乃止使  
擊輜重何也安國少為梁將破吳楚請

習兵事今雖異議以武帝之威臨之必不敢不盡力  
恢復建馬邑之策辭氣浮揚未必有寔用處之可謂  
各得其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  
宜矣恢自恃其謀之中不料其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  
謀之泄此非其大闕歟  
下恢廷尉自殺武帝非悔其妄動而誅其首  
謀乃耻無功而恨其逗撓耳  
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解題曰按太史公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匈奴絕和親  
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自是後遂  
出師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漢孝武皇帝元光三年河徙從頓邱入勃海  
解題曰按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

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  
碣石漢司空掾王瓚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  
於海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  
水也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  
故班固曰高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  
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頓邱  
今開德府瀆濮陽清豐兩縣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  
今滄棣霸瀆諸州之地是也所謂勃海者海之近此  
諸州者是也

夏五月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  
解題曰今開德府濮陽縣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  
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

漢孝武皇帝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殺魏其侯竇嬰

解題曰按列傳竇嬰已為大將軍方威田蚡為諸曹

即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蚡為丞相嬰

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

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灌夫字仲孺

穎陰人也吳楚反時父戰死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

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戡下

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下武帝即位以為淮陽

天下郊劫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漢之要害郡

為大僕徙為燕相夫為人剛直使酒諸勢在已之右

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家累數

千萬食客日數百人夫家居鄉相待中賓客益哀願

古曰以大居家而鄉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勢亦欲

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

宗室為名高夫之交貴戚非特以夸世俗也亦以其家累數千萬非藉毅勢則不能立耳

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夫嘗有服過丞相蚡

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嬰夫以為

為寵如此請語魏其具將軍且日蚤臨欲堅其蚡許諾夫

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旦平明

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憚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徒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不許夫聞怒罵福此所謂引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謝蚡絕排根也蚡聞嬰夫寔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教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

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三年

列傳作四年以本紀考之當在三年春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按之上曰此丞

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

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淮南王語言蚡未死之前武帝終不聞

夏蚡取

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

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

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強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

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

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

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

耳語又不避廣大無所發怒乃累賢曰平生毀租不  
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咕囁耳誑  
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  
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蚡非誠重李廣特以嬰夫所厚  
故引之廣亦終為衛青所殺蓋  
田蚡衛青輩以外戚貴顯自知不為天  
下所與雖貌敬豪傑而心寔忌之也夫曰今日斬  
頭穴凶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  
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夫不得  
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

支屬皆得棄市罪

夫既以雄豪自許故蚡亦以治雄豪之法處之

嬰言灌夫

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

如淳曰東

朝太后朝也

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乃承相以

它事誣之罪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  
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  
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  
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誅而  
心謗印視天俛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  
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以世俗常情觀之嬰  
夫若可疑蚡若不足  
忌然天子春秋鼎盛而許藩王  
以天位者乃在彼不在此也上問朝臣兩人孰是



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

觀帝所怒則不堅者獨鄭當時而已餘皆莫敢對於是上使御史薄責

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顏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

官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嬰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

無遺詔嬰在景帝春罷無二所受詔未必皆經尚書但失於防慮不請璽封耳詔書獨

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媯先帝詔書罪當弃市十

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

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

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太史

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

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漢書贊刪此兩

句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

乃成禍乳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青望陷彼兩賢鳴

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鳴

呼哀哉禍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喜豪俠故其辭感慨太過於漢書並列嬰夫

紛無所輕重至謂凶德參會初未嘗辨三子之人品也獨所謂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改斯敗之語為有理

漢孝武皇帝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

春正月薨謚曰獻

解題曰按列傳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寔事求是顏師

古日務得事寔 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負  
每求真是也 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  
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  
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帝時  
獻王來朝獻雅樂 禮樂志云河間獻王以治道非  
大樂官常存肆之歲時以備教然不常御常御及郊  
廟者非雅教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  
能說其義其弟子宋華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  
當考試當以為河間獻王聘求幽隱備興雅樂以  
助化時大儒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  
春秋射作于學官希闕不講今華等官習孤學大  
指歸于興助教化事下公卿立二十六年薨  
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腹

### 巴蜀吏卒治西南夷道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夜郎聽唐蒙約還報乃以為犍  
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 先建都名然  
後治道也  
發巴蜀吏卒千人 上指 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 以

漕為名多發人以治道也 用興法 漢書曰用軍興法也 誅其渠帥巴蜀民大

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青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  
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

故費以巨萬計 司馬相如傳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  
西南夷其總名也別而言之則夜郎南夷也 治鴈門阻險

即南夷也 治鴈門阻險 即南夷也 治鴈門阻險

治鴈門阻險解題曰顏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

寇乙巳皇后陳氏廢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外戚傳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坐巫蠱祠祭祝詛賜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退居長門宮巫蠱之禍蓋始於此

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

解題曰按史記酷吏傳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

侍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

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諸律

令作見知

張晏曰史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吏傳得相監司

謂上下互相伺察也

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太中大夫宿衛之官而使之定律令武帝時近臣奪有司之職類如此

徵賢良文學擢公孫弘為博士尋以為左內史

解題曰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

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

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

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

選國人固推弘常是時舉賢良者猶如此弘至太常詔策諸儒弘

對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

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

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

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

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

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

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

業之本也弘雖歷叙仁義禮樂其意以智術臣聞堯

遭鴻水使禹治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餘烈也是時河決鬻子未塞又有隕霜大時對者百

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名

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固嘗為博士

而告歸距今未及十年其才術容有初未見察至於

容貌則猶未人也今或見其容貌甚麗者特喜怒變

於內觀瞻亦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

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

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

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

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

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

志曰帝之喜又從而撼動之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其居之不疑如此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本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馬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初見任使若遽為迎所窺矣西南夷非帝之大欲雖極言不可亦不至每大忤帝意此弘之所以敢為正論也其姦深矣

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引而不發使人自悟固威德之事也然至於事之迫切亦有時而犯顏逆旨矣蓋誠意懇惻自不能已也

若弘者特窺伺人主於是上察其行慎厚所嚮為容悅而已於是上察其行慎厚非慎也為慎厚之貌而已辨論有餘弘未嘗抵掌奮袖言辯

以為有餘耳習文法吏事此儒者所難也緣飾以儒術此吏獨兼之上說之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

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武帝深知黯

稷臣故弘推使當其鋒亦其術也然弘本以順為正

何必求仲已之論哉蓋專為容悅則人主親之而不敬之專為強直則人主敬之而益親貴也弘嘗與公卿出入乎兩者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也

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指前所事奏謂有不可

汲黯相上下意自附於忠說至於武帝意之所必為

從之則可以取寵違之則可以取疎弘於是乎不暇

頌其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

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

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黯之庭詰

本無辭可

答弘之對汗漫不切帝遽然之者其意蓋曰帝之所

見既自我不忍執迷遂非以害國事雖人以為不忠

不暇恤也其所以帝盡之心者深矣以帝之聰明豈

全不察此持方欲排眾議而伸已欲樂其為助耳不

冠之嫚實萌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

於此時也

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之此言為養後母孝謹後母

卒服喪三年自景帝短喪之後漢庭臣無有服三年

喪者而弘乃服之其所以取重於帝者

蓋以此然未必不有為之也權寵之臣不肯一日

離人主左右而乃弘服喪三年其所以自結者深矣

漢孝武皇帝元光六年冬初美商車

解題曰按本紀元狩四年初美緡錢平準書載公卿

奏章曰異時美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美如故所

謂異時即指今年事也請美如故者中間嘗罷之也

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即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於

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興刑之臣不知為推是

時鄭當時為大農以它日薦桑弘羊咸陽孔僅之事

觀之益疑也政使非其建白可亦負奉行之責矣

春穿漕渠通渭

解題曰按河渠書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閼東傳粟從項州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漕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閼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二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

秋匈奴入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

門廣敖失師賀亦無功唯青頗斬首虜賜爵閼內侯

解題曰匈奴傳書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繫胡而本紀書於春按匈奴常以秋冬入邊當以匈奴傳為正

本紀載敖鴈門代郡軍士詔曰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弃軍而北

李廣傳云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

此廣

教所以敗也衛青以恩澤初為將麾下必皆精騎非若廣教所領新烏合之眾又所出適領不當強虜之鋒故僅得首虜藉手以報是時武帝威欲貴青使粗應封爵之科則賞之者必不止於閼內侯矣此功雖

不足道然出將之初衆皆被譴已獨見褒膽氣漸張  
累出之捷寔基於此

遣司馬相如通邛都置一都尉十餘縣  
解題曰按西南夷司馬相如傳相如喻告巴蜀還報  
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  
為臣內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言邛笮冉  
駟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  
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入  
馳四乘之傳因巴屬吏幣物以賂西夷略定西夷邛

笮冉駟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西至

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閔道除廣曰越嵩檇孫

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蜀郡還報天

子天子大說相如難蜀父老辭去漢興七十有八載

徐廣以為元光元年蓋自高祖元年數之正當此數

延平陳氏曰唐蒙請通夜即以制越武帝許之至巴

蜀民驚恐則曰非上意也知其舉動之非是以歸過

於下使相如還報深陳百姓之若以成人君悔作之

美不亦善乎縱不能爾又陳邛笮以斥邊徼為務夫

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駢臨邛諸公因門下交驩而



卓王孫嘆尚其女之曉相如所以願有事於蜀也相如希指生事死又遺言封禪以獻諛固無足言者然聞蜀長老言通西南夷不為用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風天子常稱病間居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則與嚴助主父偃輩沒於權利者亦有間也

### 西南夷始置郵亭

解題曰按史記大事記南夷始置郵亭蓋唐蒙通西

南夷治夜即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

為董偃置酒宣室中郎東方朔諫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淫亂之漸其變為篡詔更置酒北宮

解題曰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此至言也使武帝如陳

靈則朔必干涓治之誅矣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此漢

之所以未亡也通鑑載於元光五年按列傳年表堂

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侯尚館陶公主四十八年

薨則五年午尚未死也今移於薨午之年楊子或問

談達非夷齊而是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杜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臨川王氏詩曰平原在先生隱醫世上塵材多不可數射覆亦絕倫談辭最恢怪發口如有神以此得親幸賜予頗不貧金玉本光瑩浮沙豈能湮時時一候主驚動漢庭臣不肯下兒童敢言詆平津何知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漢孝武皇帝元朔元年冬匈奴盜邊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解題曰本紀書於去年之秋按匈奴傳去年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其冬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是時漢尚以十月為歲首所謂其冬即今年之歲首也又按韓安國傳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與匈奴傳所載合今書于今年

十一月詔議二千石不舉孝廉者罪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 宇內之士臻

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其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使武帝能寔其言則不特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文章有三代之風而已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闔郡而不薦一人畏繆舉

多不敢舉在位者無好賢之誠具誠為司憂然是化

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二

石郡之守尉官紀綱人倫守令之將何以佐朕燭幽

長縣之令長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党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黜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勉與廉待之有輕重故法有輕重

子據生春三月 子立夫人位氏為皇后

解題曰按史記外戚世家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太為平陽主謳者武

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於是立衛子夫為皇后漢書外戚傳云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好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司馬子長所以殷勤論此者蓋後宮

必擇族類乃百王之大法治亂存亡之所從出其可  
忽哉及班孟堅潤色呂為外戚傳則多刊落之矣

赦天下

解題曰為立皇后而下也按本紀詔曰朕開天地不  
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

武帝未嘗不為此言也據舊臣監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

貸及詞訟在孝景帝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武帝即位以前事皆

不治也

秋匈奴入遼西漁陽鴈門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

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

解題曰按匈奴傳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

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韓安

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燕國也至匈奴乃

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

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得首虜數千又按史記韓

安國傳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

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

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

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疎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死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元朔二年中卒東夷歲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置蒼海郡

解題曰按後漢東夷傳濊北興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漢初燕人衛滿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人詣遼東

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武帝始南擊閩越次西通夜郎次北擊匈奴今年復受東夷滅君之降則四邊皆騷動矣

燕王定國有罪自殺國除

解題曰本紀通鑑載於二年按主父偃傳偃遷中大夫尊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為齊相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閔即使人上書言其陰事告

偃受諸侯金然則齊王燕王之死非一歲事也史記年表戴齊王死於元年燕王死於二年今從之

漢孝武皇帝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解題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也安淮南厲王子志齊  
悼惠王子皆高帝孫而武帝之諸父行也是時衡山  
王賜亦高帝諸孫而几杖之錫獨及二人者蓋安有  
文學之名志有堅守不從七國之功也按年表菑川  
王志以孝文十六年立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  
嗣位之三年無由免其朝謁蓋志之賜几杖在前史  
家并書於此時

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土封子弟為列侯

解題曰用主父偃之策也按本紀詔曰梁王城陽王  
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  
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蓋因二國之請而遂宣布  
天下不欲自漢朝發端也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  
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可不並觀也

諸侯跋扈之患自是而除固天下之所共慶然嚴安之論亦不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車騎將軍衛青擊走之遂取河南  
地置朔方五原郡

解題曰即蒙恬所取河南地也秦亡地復入於虜至

是始歸中國焉本紀書置朔方五原郡是二郡皆新  
取也地理志載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五原郡秦  
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若如志所言則朔方新  
取五原特更名耳以五原郡諸縣考之稠陽有頭曼  
城則其地亦嘗為虜取矣志止謂之更名者豈非郡  
地雖多為虜所取而郡名尚存乎武帝盡復郡境易  
以新名紀雖謂之置亦可也又按地理志朔方有金蓮鹽澤按衛青  
傳青復出雲中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  
侯張次公為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  
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

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  
青度西河至高閼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

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取河南地按榆溪舊塞顏師古曰

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絕梓嶺梁北  
榆林塞為榆溪言軍尋此塞而行也

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斬輕銳之卒捕  
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歐馬牛羊百有餘  
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人百戶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解題曰以實新邊也

齊厲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族誅齊相主父偃

解題曰主父偃為武帝謀治齊王之罪而弁其國所以得為齊相及既殺齊王武帝反大怒何耶蓋始雖利其言及其為之已甚背理義傷則惻怛之心不期生而自生也按菑川王傳元朔中齊國絕悼惠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地比齊武帝為悼惠王家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豈非武帝有所深愧於其中歟

御史大夫張歐告老

解題曰歐之歸老漢初所謂寬大長者於是盡矣按

列傳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家於陽陵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子長之語亦少褒矣得非激於公孫鞅文多實少有為而發與

帝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請為太常典家業從之  
解題曰武帝尊鄉孔氏表章六經臧親為聖人之後



遇時如此乃逡巡不就大位方欲綱紀古訓以示來  
嗣其必有以也帝其可不深省乎臧進退可度出言  
有章真孔氏子孫也

漢孝武皇帝元朔三年族誅郭解

解題曰遊俠始於王政之不行而盛於戰國之末雖  
以始皇之暴隲名城殺豪傑不能少殺其勢田橫之  
死自殺者至五百人私義之勝亦極矣文景以來累  
加誅捕郭解傳云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劇孟傳云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稠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然其鋒猶未衰也至於武帝勢平文勝禁網日密自郭解之誅

而天下無大俠矣班固荀悅之論固不可易而司馬  
遷訕薄拘學乃豪俠之情儒者不可不知也按郭解  
傳御史大夫公孫弘當解大逆無道今附載於公孫  
弘除目之後

春罷蒼海郡

解題曰從公孫弘之請也

三月赦天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  
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  
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是時方用張湯為廷尉

雖播告之修尚何益哉

張騫使月氏還以為太中大夫

解題曰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西域之議始於此

六月庚午皇太后王氏崩

解題曰武帝母也

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城朔方城

解題曰弘之欲罷朔方蒼海西南夷皆良策也以弘之智豈朱買臣浮辯所能屈哉以武帝攘斥匈奴之

意方盛故陽為不勝耳其請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殊非小補也弘雖號阿諛猶能小行其意視後世之阿諛者犹庶幾焉

漢孝武皇帝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薛澤免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解題曰按本傳先是漢帝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

侯其後以為故事

以汲黯為右內史董仲舒為膠西王相

解題曰按列傳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貞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

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漢書列傳云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拜青為大將軍

解題曰衛青為將至是三出擊匈奴龍城之後絕斬首虜數百初不足言唯二年取朔方地與今年圍右賢王為大捷耳青遂王位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諸子列校皆封侯尊寵於是乎極矣明年霍去病遂興

### 夏六月置博士弟子員

解題曰前此博士雖各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武帝贊所謂興大學也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屬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而閔睢作幽厲微而禮

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馬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鄉相小者友教士夫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

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凌遲以至于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  
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  
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  
藝從此缺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  
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  
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  
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  
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

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  
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  
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  
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微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  
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者得政封以平津

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

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尊民以禮風之

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是時論學者尚知本此今禮廢樂崩

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

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減孔

也博士平平博士之長也博士太常之屬而復著等

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

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昭至

門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

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

而興焉舊官謂博士舊授徒之黌舍也至是官置弟子員來者既眾故因舊黌舍而興脩之也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

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此太常所補也詔書既曰崇鄉里之化則

大常所補弟子不過取諸閩中而已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

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諧太常得受業如

弟子此即國所擇也自好文學已下條目甚詳而太

以儒選擇不必立法也為之任其一歲皆輒試雖有兩塗至於受業

一年而後試則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晁錯  
考察無二法也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按博  
士秋比六百不應掌故秩反遇之蓋應劭之誤也  
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中宿衛之臣故  
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非常選也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謂不稱者  
謬選博士之失教及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即國之濫以充賦也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雅爾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欲為學者開入仕  
書為名與三代賓興之意異矣此治禮掌故以文學  
俗儒之所喜而高士之所不屑也  
禮義為官選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

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左內史後

右內史後為京兆尹右扶風大行後為大鴻臚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

補中二千石屬掌故尊於文學掌故即前所謂秩比

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中二千石文學掌故補郡

屬文學掌故即博士弟子通一藝備員既無誦多者

善於此者請著功令於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它

如律令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

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公卿多文學之士而治

公所歎也

漢孝武皇帝元朔六年赦天下

解題曰為伐匈奴而下也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斬首虜萬餘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為單于所敗信降匈奴建盡亡其軍唯剽姚校尉震去病有功封冠軍侯

解題曰按本傳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

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長

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

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

曰不然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

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下患無威而霸說我

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

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

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此青所以軍

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

師行在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

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此武帝所與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於是封去病為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



漢孝武皇帝元朔六年赦天下

解題曰為伐匈奴而下也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斬首虜萬餘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為單于所敗信降匈奴建盡亡其軍唯剽姚校尉震去病有功封冠軍侯

解題曰按本傳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

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長

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

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

曰不然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

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

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

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

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此青所以軍

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

師行在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

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

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此武帝所與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於是封去病為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

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寶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

### 六月置武功爵

解題曰按平準書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一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閭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執首六級曰秉絳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鄉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軍功瓚所引茂陵中書止于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于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乘矣或不盡也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

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顏師古曰五大夫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後今則先除為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吏比於五大夫也顏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夫其本意故刪而不取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漢孝武皇帝元狩元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畤獲一角獸

解題曰按列傳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有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羣臣終軍上對曰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首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以應緝熙今野獸并角明同木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列傳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

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  
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每  
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復罷安時時怨  
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入朝武  
安侯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  
仁義天下莫不開即宮車一日宴駕非大王當誰立  
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  
百姓為畔逆事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  
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

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王  
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  
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  
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  
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建具知  
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謂王擁闕霑被繫白奴帝遣  
中尉宏即訊驗王是時太子  
欲刺殺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  
子曰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  
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  
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

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  
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  
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廷尉以王孫建辭連  
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就拜  
廷尉  
監為淮  
中尉也  
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  
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  
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  
不來無益也即罷相是時諸侯王兵權在相內  
史中尉一人不能獨發王猶  
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  
死以為口絕乃謂王願會建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

太子即自則不殊伍被自諸吏因告與淮南王謀  
反蹤跡具如此淮南反謀至是始發前此所劾者特  
刺漢中尉而已至伍被反謀始發  
安自到國除為九江郡衡山王賜元光六年入朝其  
謁者衡虔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欲劾虔死罪  
彊笞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却其獄七國反後諸  
侯不得自專  
此如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  
奪人田壤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  
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  
下自調除國中令王惡天子  
皆為  
置之  
衡山以此恚謀反使子孝客枚赫陳善作輜車  
鏃矢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

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淮南王及衡山王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自告謀及王自剄國除為衡山郡史記年表作六要郡又按平準書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

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子據為皇太子遣謁者巡行天下賜孝弟力田老耄孤寡帛各有差

解題曰按本紀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等爵民為父後者一級詔曰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

心慚恒師古曰慚痛也慚悼也慚音千感反慚音丁昌反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師古曰怵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

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

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曰眊故耄或匱於衣食

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也

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者宣詔書之文賜縣三老孝者帛

人五匹鄉三老孝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

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有寃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寃常也失職者縣鄉即

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

而賜之勿會聚也贅音之銳反

### 復事西南夷

解題曰按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

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又按大宛傳漢以來大夏道始通滇國初

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大宛傳戰於元朔六年通鑑從西南夷傳載于元狩

漢孝武皇帝元狩二年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

壬辰以御史大夫安樂侯李蔡為丞相

解題曰按公孫弘傳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

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

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  
屈甯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  
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按史記張湯傳湯兄事趙禹禹為人廉倨為  
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  
絕知友賓客之情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  
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此禹之所以為三公也湯為人多詐舞智  
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甲田魚翁叔之  
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

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凝法李奇

曰亭平也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酷者即上意所欲釋

與監史輕平者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及  
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  
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  
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  
自為功多此類湯以迎合為主助與偃武帝所欲赦湯及力爭殺之是乃妙於迎合者也  
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

以冠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



人獲首虜萬八千餘級

解題曰按本傳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

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逾烏盭古戾討邀

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讐者弗取顏師古曰攝讐

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

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麇臯蘭下顏師古曰麇謂苦擊

也文頴曰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鐸者誅全甲獲醜

執渾邪王子顏師古曰全甲謂軍及相國都尉掠首

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

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率減什七顏師古曰言

奴之師十減其七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夏得馬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解題曰大宛南越之師蓋兆於此召康公珍禽奇獸

之戎至是驗矣禮樂志載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

作太一之歌按本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

寶鼎天馬之歌五年詔曰冀州睢壤乃顯文鼎獲薦

於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然則渥洼出馬蓋與汾

陰出鼎同年禮樂志以為元狩二年者蓋元狩二年

馬出余吾水中當時司馬相如之徒必亦嘗作歌所

以誤載於元狩耳史記樂書載渥洼馬歌汲黯諫辭

元狩四年汲黯已在淮陽所諫辭必余吾馬歌而史不載也

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为協律都尉

解題曰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

也樂府雖鄭衛之聲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廟咸用

馬李延年至佩一千石印綬其尊寵非太樂之所可

班矣按禮樂志武帝出樂府廟師古注曰始置之也

采詩夜誦采詩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府非鄭衛

亦可罷者夜誦員五人有趙代秦楚之謳此則皆非以

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

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按未延年傳身及

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

延年善歌為新變散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

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作十九章之歌天馬

承意經歌所造詩為之新散曲通鑑附於明年馬出渥洼水後今既從本紀載得

馬於此年亦移立樂府於此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合騎侯公孫敖出北地衛尉張騫

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去病至祈連山斬首虜

三萬餘級益封五千戶裨將三人皆封侯敖騫失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幾沒無賞

解題曰是時漢侯爵首虜中率則得之故霍去病裨

將趙破奴輩皆計捕虜之數以封侯而李廣以四千騎當左賢王四萬衆氣畧凜然從文吏之議終得免責而已

秋匈奴昆邪王將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解題曰按平準書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又按霍去病傳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其地在匈奴之西部故曰西域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

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獲首虜八千

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皆渾邪王之屬也戰士不離傷

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乃河塞庶幾無患

幸既永綏矣匈奴傳云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以千七百戶

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

下之繇按本紀減三郡戍卒在明年居頽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猶未與中國雜處也後漢

志曰武帝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願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故曰屬國

以方士齊人少翁為文成將軍作甘泉宮

解題曰按封禪書郊雍獲一角獸明年少翁以鬼神

方見上拜文成將軍以容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居藏餘其方益哀乃偽為帛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獲一角獸之明年即元狩二年也其誅從通鑑書於四年

漢孝武皇帝元狩三年夏立膠東康王少子慶六安王

解題曰以寄憂死故復特封其少子也

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鬱侯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元朔二年鬱侯勝坐不敬絕元

狩三年封何曾孫慶為侯凡絕七年

作昆明池

解題曰按本紀發謫吏穿昆明池師古曰謫吏吏有

罪者罰而役之

食貨志云故吏皆通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若據此則吏之廢免者皆通

令作昆明池也

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

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漢孝武皇帝元狩四年冬造白金皮幣罷半兩錢行三

銖錢

解題曰按史記張湯傳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

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益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又按平準書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封君皆低首仰給顏師古曰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

方以邑入償之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漢無山澤之政故益

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

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更錢則舊錢不用造幣則私家

所無此所以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

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

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為

皮幣白金銷半兩錢鑄三銖錢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桑弘羊為侍中

解題曰按平準書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

鐵欲推鹽鐵故使二人領之桑弘羊用事侍中域陽齊之大煮鹽

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  
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弘羊不知故三  
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漢人多言汲鄭其實當時非黠  
比也黠奮不顧身以折功利之衝當時乃薦咸陽僅  
培克之魁以濟武帝之愆烏得並稱哉

### 初筭緡錢

解題曰亦張湯之謀也按平準書公卿言郡國頗被  
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  
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  
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輜車賈人緡

錢皆有差

事在元光六年

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賈貸賞貸

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

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

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

其筭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千一

筭手作者得利差輕故筭亦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輜車以一筭按願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

皆令出一筭然則凡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士苟有

輜車皆出一筭矣元光之令止筭商車耳至是民庶

皆不商賈輜車二筭如淳曰商賈有輜車使出二筭

船五犬已上一筭此文屬商賈下必專指商賈也蓋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半畀之

此所謂告緡也按張湯傳湯排富商賈人有

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藉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

入田僮

本意止欲算舟車緡錢以征利耳而託于便農故不得不兼行此令也

以卜式為中郎

解題曰卜式為小忠而不知大體者也其願輸家財半助邊丞相弘以為此非人情不軌之臣然報罷之後助縣官之心終不衰則非矯飾也惜其未嘗講學故區區以輸財為忠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助費事勢相激故武帝寵式者日厚嫉富豪者日深民中家已上大率破雖假手於桑弘羊輩苟無式以

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遣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絕幕擊匈奴青圍單于不克去病封狼居胥山獲首虜七萬餘級益封五千八百戶

解題曰漢武擊匈奴深入大節有四元朔五年衛青圍右賢王得人畜數十百萬一也元狩二年夏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二也其秋霍去病降昆邪王置武威酒泉郡而河西空無匈奴三也今年衛青幾獲單于霍去病封狼居胥山鹵獲七萬餘級四也自是之後漢軍希出晚歲李廣利雖屢深入然戰

輒不利終武帝世不過此四大節而已按史記衛將軍驃騎傳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始使去病出定襄及捕獲俘虜言單于在東始知與定襄相當乃改命衛青出定襄以敵單于而使去病入代之士則去病將言之青固宜當單于也然敢戰深入之士則去病將之單于則青當之一則兵甚精而敵脆一則兵不精而敵堅其有功無功未戰可以先也單于以精兵待矣此蓋春有威哀而非才有能也單于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大將軍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漢匈奴殺傷大當青所以不驃

騎將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匈奴左方兵居東方者也其兵必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不如單于所統之精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也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行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顏師古曰漢兵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單于悉遠北其輜重故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衛青無由取食于敵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



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又按匈奴傳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秦始皇收匈奴陽山今漢武帝復收河南地渡河拓地至金城則其地又廣於始皇矣

### 前將軍李廣自殺

解題曰世變有文質而人物有華實漢初人物固非中葉所能用也李廣生非其時其留落不偶何足怪哉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悛軍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寔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 衛青霍去病皆加大司馬

解題曰按百官表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蓋借古官名以為寵非有夏官之實也

匈奴請和親博士狄山與張湯異議遣乘障為匈奴所殺

解題曰按張湯傳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

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者山所言蓋人主所飲聞而厭見以養生酒色可以殺人之豈非飲聞而厭見也然穀粟可刀筆吏一為武帝崇獎遂忘其初變折廷臣無復人理此孟子所以有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居移氣之嘆也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

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使山於此猶可以全身而詞氣勁厲直撻其鋒其忠固可取也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此亦當時衆人之言方衆人尚有此言之時修舉封建猶易為力及耳目既遠風俗不接縱有知之者舉世必以為迂濶而莫之聽也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以萬乘之尊窮一書生必置之死地豈不山頭而去易哉然自是之後無敢以用武諫者若非帝晚年自悔悟漢室雖亡誰復告之故狄山之死乃漢存亡之決也武帝初伐匈奴之時主父偃輩尚以異論見賞及屢有大功志氣驕溢忤之者輒誅無復前日之度蓋忿欲同根而異條未有此盛而彼不長也者

右內史汲黯免以義縱為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楊僕為主爵都尉

解題曰汲黯去則漢朝無人矣義縱王溫舒楊僕名皆在酷吏傳三人分典閔輔民不堪命矣有興利之臣則必有酷吏蓋兩者相資為用而不可相無者也如桑弘羊之徒興利之臣也義縱之徒酷吏也兼之者其張湯乎

漢孝武皇帝元狩五年罷三銖錢行五銖錢初權鹽鐵解題曰按平準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

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去年二人為大農丞領山海

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

前此民治鑄煮鹽例納山海池澤之稅所入至微故

入少府以給共養今武帝欲盡權以給征伐之用故

改屬大農丞咸陽孔僅欲蓋其奪民利之頭募民自

惡及稱武帝之不私此聚斂之臣常態也

給費官自給也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蘓林曰牢價

言願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

煮鹽盆顏師古以蘓說牢字為不知蘓林以牢為

價值如淳以牢為廩食本非兩說若今所謂工食也

蓋官募人煮鹽費用工食釜竈官皆給之而盡收其

者蓋官募人治鑄其法與煮鹽同也浮食竒民欲擅

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

也顏師古曰鈇足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鉄  
官郡縣出鉄者即地理志所載使屬在所縣小鉄官  
所縣不特置官司自此已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  
行天下鹽鉄作官府除故鹽鉄家富者為吏吏道益  
雜不選而多賈人矣通鑑載於去年平準書載權又  
按漢書列傳桑弘羊自以為國家興權莞之利伐其  
功然則孔僅咸陽權鹽鉄之時弘羊雖幼其畫策必  
多也鹽鉄之議自管仲始其海王篇曰栢公曰何以  
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  
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

筴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

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

食鹽二升少半注云吾子謂此其大厯也鹽百升而

釜注云鹽十二兩十銖一秦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

六斗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為升加一

疆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管子稅鹽之法十取

合鍾二千十釜為鍾十取其二則鍾稅二千合矣注

斛四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乘之國人

數開口千萬也注云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禹筴之

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日二百萬注云禹讀為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  
一日計二百萬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  
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  
九百萬也其征也萬乘之國人雖有千萬口而十寬  
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其征也萬乘之國人雖有千萬口而十寬  
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萬四千四百鍾  
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以當稅之鹽計直而輸錢  
百鍾計其直猶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  
籍者六千萬當時萬乘之國稅籍三千萬今所入六  
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所謂  
子者注所謂小男小女也老幼所食之鹽皆不籍止  
籍大男大女三月所入者三千萬此云六千萬者蓋正  
稅之籍所入三千萬而鹽官之利所入亦三萬合  
為六千萬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注云若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若其事立注云大  
鉞然後行服連注云輦名所以輶反羊輦屈玉者注云  
昭反行服連載作器人挽者輶反羊輦屈玉者注云  
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  
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  
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  
耜鐵一人之籍也鍼之重加一刀之重加六耜鐵之  
稅重耳三十鉄五刀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此管仲  
稅鹽鐵之法也輕重甲篇曰管子謂桓公曰齊有渠  
展之鹽注云渠展齊地沛水所流請君伐菹薪煮沸  
火為鹽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

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家墓理宮室立

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注云北海之衆謂北海

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机若此則鹽必

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棗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

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棗之得成金

萬一千餘斤輕重乙篇曰桓公曰衡謂寡人曰請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邊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

上虜矣以此三篇參考之管仲之鹽鉄其大法稅之

而已蓋雖嘗官自煮之以權利取利亦非久行至於

鐵則官初未嘗冶鑄也與孔僅桑弘羊之法異矣

董仲舒請限民名田不從

解題曰按食貨志董仲舒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顏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

制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兼弁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後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荀氏漢紀載權益鉄董仲舒於去年今併遷於此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解題曰黯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解題曰此始皇之謫戍也

赦天下祠壽宮神君

解題曰上郡巫所祠也按封禪書天子病鼎湖其召

置祠之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

漢孝武皇帝元狩六年楊可告緡石內史義縱坐廢格誅

解題曰延平陳氏曰義縱在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其為定襄掩獄解脫郡中不寒而慄專以鷹擊為治豈可以治民哉然能以楊可告緡錢為亂民而使捕其黨此真太守之事而武帝誅之非縱無可誅之罪而所以誅之者適非其罪也

夏四月乙巳立子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解題曰按三王世家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體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

衛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霍去病發皇子封王之議衛霍之為將帥如此誠見陛下憂

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即天子

也減損侍衛亦薄於自奉與虧膳貶樂同皇太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

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卹郡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

吉時定皇子位月令立夏之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

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

安行宗正事太常禮官也大行令諸侯初昧死上言立奏策者也宗正掌宗室也

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

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青翟臣湯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

立國名制曰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

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

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議大夫博士臣安等



議曰陛下奏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續蕭文終之後於鄼褒厲郡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  
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  
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星子為列侯則尊卑相  
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  
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  
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所以抑末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  
死言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  
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  
變周之文從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  
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撥亂世及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  
則不可易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  
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  
史大夫事御史大夫暫以它  
故在告九卿攝職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  
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  
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允  
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太史太常  
之屬也故  
史官擇日而  
太常奏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先武封  
皇子輔

尋為公大司空上與地圖用此故事也成帝時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 禮儀別奏臣昧

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去乙巳二日

御史大夫湯是時湯已復出視事矣 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

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

者如律令西漢書詔奏報之式惟此為倫故詳載之 又按漢書列傳王天

人生閔李姬生旦及胥

六月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行郡國

解題曰褚大等之出其實以私鑄金錢者衆類不能

盡誅故遣大等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利者而本紀所

載之詔乃以振業繆寡舉篤行之君子為名其末乃

及姦猾為害者舉奏武帝之詔令務為處飾大抵若

此也荀悅漢紀曰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

卹廢病賑窮乏舉獨行之君子蓋徒信詔文而不考

其實也

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霍去病薨以其弟光為奉車

都尉

解題曰按霍光傳去病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

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

大農令顏棨坐腹誅誅

解題曰致堂胡氏曰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  
矣其後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亦不得  
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  
據證及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誅之法探心腹  
不可刑顯而罪之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  
欲弑君凡所惡者孰不可殺哉

漢孝武皇帝元鼎元年

解題曰通鑑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  
按封禪書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  
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得鼎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

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六月得寶鼎后

土祠旁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

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

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

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

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

之耳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荐

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

姓蒙豐年今穀嘆未報鼎馬為出哉傳聞者老意舊

藏與誠欲考得尺六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

有款識不宜存見宗廟此即元鼎

濟東王彭離有罪廢處上庸國除

解題曰梁孝王子也按列傳彭離廢為庶人徙上庸

國除為大河郡地理志不載當考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

漢孝武皇帝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

自殺十二月士辰丞相莊青翟下獄自殺

解題曰按史記張湯傳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

而為御史中丞惠教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

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

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

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

之是時武帝未悟也至田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

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教訟鉄官

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

怨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

與為大姦事下廷尉主父偃發燕齊事張湯治淮南

連告二人皆致之死其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使人

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

湯有卻反得此事穹竟其事未奏也酷吏自相會人

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湯念

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三長史合謀

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

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

日左證事辭頗聞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

懷詐面欺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謂居已死

故湯可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

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

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遂自

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此如

則丞相三長史所按湯與田信分物致富之事不驗故皆見誅

### 春作栢梁臺

解題曰按平準書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

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如其上甚

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栢梁臺數十文宮室之修由

此日麗

### 秋九月遣博士中等循行江南振救飢民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

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

南迥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

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是時師旅宮室始興而憂民如此武帝所以異於始皇也

### 置水衡都尉官

解題曰按百官表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

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

既辯銅九官令丞初御羞上林衡官反鑄錢皆屬少

府謂未置水衡都尉以前又按平準書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

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

水衡主上林

行赤側錢罷白金

解題曰按平準書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

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側

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

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

遣中郎將張騫使烏孫通西域

解題曰張騫始說武帝自蜀通西域為昆明所閉反

得渾邪王地騫遂自酒泉燉煌通西域焉按西域傳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

餘顏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於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

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門皆在燉煌西界西則

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西城南山與長

安南山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於闐按大宛相屬

穹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園

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然則漢使徒能穹于闐之

源未能穹蔥嶺之源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

崙崑崙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

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穹河

源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

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

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在西羌之中

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為中國河云自

玉門陽關去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即樓傍南山北波

河顏師古曰波河循西行至莎車為南通南道西踰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

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西域諸國上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

異俗又按張騫傳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夫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

望侯以為質外於國

漢孝武皇帝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

解題曰按本紀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耻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濶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十一月令民告緡以其半與之令株送徙入財補郎解題曰元狩四年下告緡之令固曰有能告以其半畀之矣楊可告緡義縱捕為可使者蓋雖有畀半之

賞而告者猶少故可遣使以督之今年復申嚴舊令以促之也按平準書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十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幹徙函谷關置左右輔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



多從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高祖孝惠高后時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

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合相

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

師古曰言被帝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郎選衰矣

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解題曰景帝陵也

常山憲王舜薨太子勃嗣立有罪國除為常山郡以憲

王子平為貲定王子商為泗水王

解題曰按景十三王傳常山憲王舜帝少子驕淫數

犯禁上常寬之薨子勃嗣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

最親舜母王夫人武帝母王皇后之妹也詔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

子平三萬戶為貞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本紀

載立泗水王於明年秋今從列傳併載於此

漢孝武皇帝元鼎四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畤始巡郡

國東渡河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

至滎陽而還

解題曰按郊祀志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顏師古曰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有司與太

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粟今陛下親祠后  
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后土亦有五壇也壇  
一黃犢牢具已祠盡座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  
幸汾陰汾陰屬河東郡今河中府榮河縣本紀曰行  
曰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隴西守自殺皆以卒往  
殺延平陳氏曰義縱死河東隴西守自殺皆以卒往  
而無修也如是則有宮觀名山神遂立后土祠於汾  
祠之地安得不除道而望幸哉  
陰睢上蕪林曰睢音誰如淳曰睢者河之東岸特堆  
河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顏  
師古曰二說皆是也睢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睢故  
云以名

### 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

解題曰按本紀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漢十三部  
屬司隸是時未分十三部以禹九州言之故屬冀州  
也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木冀州地也周時乃  
分為并州爾雅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  
兩河間曰冀州  
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孳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  
顏師古曰子南具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摠以奉周  
言周子南君自嘉以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以奉周  
祀

### 秋得馬渥注水中

解題曰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  
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郡野馬中奇異者與凡  
馬偕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

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中尉尹齊免徙廷尉王温舒代之以故少府趙禹為廷尉中大夫免寬為左内史

解題曰尹齊張湯使督賊盜斬伐不避貴戚者也今為中尉以不勝任抵罪趙禹條侯以為文深不可居大府者也今為廷尉而治加緩名為平則其時可知矣王温舒治中尉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户之猾以焄大豪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仗有勢者為游聲譽此其所以

稱治也

按史記酷吏傳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

見寬

數歲尹齊亦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眇然儒者方用酷吏之時豈宜在内史之選哉武帝政事固有時或出乎此也

遣安國少季諭南粵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

解題曰武帝英主也苟貪區區南粵之地至使淫夫誘發婦政使無呂嘉之亂豈不為中國萬世之辱哉按南粵傳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之太后

罷亦側錢專令土林三官鑄錢

解題曰按平準書張湯死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鑄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延平陳氏曰夫其下能相當則盜鑄不禁而自少錢之利害在此一言而已

漢孝武皇帝元鼎五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畤遂西踰隴登空同北出蕭關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還

解題曰隴或謂之隴坻或謂之隴坂唐謂之隴山人謂之大隴山在漢屬天水郡隴縣在今屬秦州隴城縣隴東則為漢三輔隴西則為漢天水隴西諸郡唐

隴右之地隴者所以限東西也按隴州乃漢右扶風隴右之地西魏嘗置隴東郡則扶風在隴之東明矣武帝幸雍遂踰隴益雍亦屬右扶風也按平準

書上於是北出蕭關唐屬武州今屬秦鳳路懷德軍從數萬騎獵新秦中秦蒙恬所取白如河南地也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

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邊吏以絕塞天子所巡狩之制所以不可廢也惜武帝之出為現兵而令求仙而發耳使用之考制度省風俗豈小補哉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今民得畜牧於邊縣也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李奇曰邊有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選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顏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

寔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按平準書元封元年桑弘羊領大農不告緡去此正三歲是時得馬母之息緡不告也又按本紀西臨祖屬河而還祖音置屬音賴按祖屬

屬安定郡今為會州烏蘭縣蓋武帝是行所極也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郊見太一於甘泉泰畤

解題曰雍五畤之祠五帝雖不合於經然猶用之以

祀天也至於甘泉太一祠壇則五帝壇園居其下則

又以太一為尊於天帝矣皆方士矯誣不經之說也

平準書曰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

焉然則武宣之世所謂神光者皆是物也

夏四月赦天下

解題曰按南粵傳下赦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

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南越

解題曰是時衛青尚存而謀帥乃不及焉蓋不以小

敵煩大將乃武帝之深略也按南粵傳本紀秋衛尉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今連州桂陽縣有桂陽山湟水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輿地廣記曰南

雄州保昌縣本真昌有大庾嶺淨水所出歸義越侯

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桂州漢屬零陵郡興安縣有離水與湘水

皆出一山南流  
為灘北流為湘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州今梧皆將罪人今年四月所

事見平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欲謂發不及北不

道所將必不多故其師難後期不害伏波樓船之成

也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柯江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應劭曰臨牂柯江也顏師古曰

即軍至且蘭椽乃改其名為牂柯輿地廣記曰夜即蓋

於今為珍播等州史記正義曰牂柯江咸會番禺凡

五將出五道其後至番禺成功者獨伏波樓船兩將

耳

賜卜式爵閔內侯

解題曰按列傳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群

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

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反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

請行死之以盡臣節欲自齊泛海上賢之下詔曰朕

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

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蕃輒分

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比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

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刑

於內矣其賜爵閔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

下使明知之

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  
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

解題曰顏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服虔曰八月獻  
酎祭宗廟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按東方朔傳微行  
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然則酎祭在八九月之間也  
漢儀注謂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  
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是歲武  
帝怒列侯不助擊南越故拮撫其酎金之惡奪其國  
蓋以漢宗廟之法甚重可假以為名也曷嘗有定制

哉漢儀注之妄多此類

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解題曰按列傳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  
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在位九歲無  
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減宣罪不能服  
友受其過贖罪

西羗及圍抱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解題曰按後漢西羗傳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  
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羗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  
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

羗道縣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羗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羗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羗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收令居安故遂圍抱罕安縣屬隴西郡抱罕縣屬金城郡抱音狹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餘人擊平之始置護羗校尉持節統領焉羗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實之漢孝武皇帝元鼎六年冬十二月朝會不置酒

解題曰按武帝賜楊僕書曰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蓋此時也

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羗平之

解題曰按平準書南越反西羗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南方樓船卒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羗按本紀發隴西天水安定騎人征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按地在太初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里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



之車騎馬之絕驟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者令令封君  
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上有畜  
特馬歲課息

今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馬

解題曰失其年平準書載於擊西羗後今併書於此  
路博德楊僕滅南越獲其王建德相呂嘉以其地為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

解題曰按南越傳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

陷尋陝

史記正義曰姚察云尋陝  
與西界三百里  
日廣州記云在番禺縣北三十里  
呂嘉拒漢積石填汪曰石門也

破石門正史記

得越船粟因推而

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

武帝責楊僕書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

陝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  
人以為獲此史記贊所謂樓船從欲怠傲失感也伏

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

此史記贊所謂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  
伏波因穹者也

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此樓船之傲也伏波居西北

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暮不知其兵多少不知其止千人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

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此史記贊所謂樓船力攻燒敵  
智慮愈殖者也

反駁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為伏波駁  
敵者樓船

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

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  
武帝責楊僕書曰建德呂嘉逆罪不容于天下以將軍擁精兵不寧追此所謂息傲失惑者也

其故校尉司馬蕪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越即都稽  
得嘉封為臨蔡侯蕪弘都稽皆伏波所遣也太史公曰尉佗之王

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  
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

亡國微自嫪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佗大后漢使者其強弱而滅趙佗之族所謂小忠也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

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南海郡今廣  
循潮梅惠州之地蒼梧郡今梧封賀昭藤龔州靜江

漢屬零陵德慶肇慶府之地鬱林郡今鬱林漢屬鬱林合浦

二郡邕融象潯貴柳賓橫州之地合浦郡今南恩新容

高化雷欽廉州之地交趾今安南國交峯陸州之地

九真郡今化外愛驩長演山福祿州之地日南郡今  
化外林景州之地朱崖郡今朱崖萬安軍瓊州之地

儋耳郡今昌化軍之地

西南夷及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擊滅之以為武都牂柯  
越雋沈黎文山郡  
解題曰本紀書馳義侯遣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  
夷乎之以西南夷傳考之則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

兵擊越且蘭君憚遠行乃反殺使者及健為太守然則所殺使者即馳義侯也漢以南夷殺使者太守之故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以擊之衣紀所書誤矣又按西南夷傳使王然于以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八朝今年所滅邛都荊都之屬南夷也元封二年所滅勞深靡莫滇王之屬西夷也合而言之則摠謂之西南夷武都郡今成鳳階州之地牂柯郡今化外珍承漆費西高州之地越雋郡今黎州越二郡化外雋州之地沈黎郡汶山郡地里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輿地廣記又曰沈黎郡今化外雋州之域所謂

秋東越王餘善反遣韓說王温舒楊僕擊之古沈黎城是也汶山郡人茂州威州化外翼州是也

解題曰按東越傳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今

州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正義曰

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

道也中尉王温舒出梅嶺正義曰今豫章三十里地

道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即擊南越之出若邪正義

邪白沙延平陳氏曰東越深入張成劉齒以畏懦誅

當是時可使者莫如樓船數其五過制馭而使之此武帝用將之術也

遣淳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  
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  
煌郡

解題曰以匈奴遮西之域路率師通之也  
以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既行酎金之法遂擢式為三公也按平準書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  
貴或疆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般筭事式既見郡國不便縣官作鹽鐵而船有  
筭物貴不敢請罷筭鐵止因孔僅請罷  
美船持欲區區少獻微益耳身為二公不直以告帝  
反假孔僅之說蓋以孔僅號為曉財利庶幾帝信之

耳其與懦如此亦可憐矣美船所入必不多故僅肯  
為式間端便式欲罷筭鐵非式遂僅則僅遂式况可  
得而上由是不悅式未得位之前其迹如彼既得位  
因執之後其言如此苟非質朴有素世肯怨之哉

### 作六輔渠

解題曰按溝洫志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  
六歲而免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  
國傍高卯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  
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  
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穉田租  
挈重不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也挈音若計反其

議減令吏民免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此武帝政事異於始皇者也

漢孝武皇帝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北巡登單于臺臨此河勒兵十八萬匈奴警不敢出乃入塞罷兵還甘泉

解題曰武帝勒兵十八萬巡邊單于警不敢出登封太山無風雨欣然庶幾神仙可至意氣之盛無如今

遣趙破奴擊西域虜樓蘭車師王

解題曰此武帝用師西域之始也按大宛傳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

奇怪利害求使外國亦厭漢使禁其食物而樓蘭姑

師徐廣曰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

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言外國皆有城邑兵

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驃侯破奴破奴初封從驃侯坐耐金削爵尚稱

其舊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白河水欲以擊胡胡

皆去自此元鼎六年秋其明年擊姑師趙破奴既深

河水不見一人因其還師遂擊西域也漢書張騫傳

域破車師樓蘭事遂據年表趙破奴封侯之歲載破

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王恢捕

得其王西域傳云上令恢佐破奴將兵建元以來侯

功因舉兵威以困烏菴大宛之屬還封奴破為浞野侯以元封三年侯封恢為浩侯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東越殺其王餘善降遷其民江淮間虛其地

解題曰武帝建元三年滅東甌今年滅閩越皆徙其

民而空其地民有逃遁山谷者後頗出焉乃以閩越

立治縣今地理志作縣以東甌地立回浦縣地理志回浦南

地廣記云處皆東甌地也皆屬會稽群至吳孫氏

始以東甌地置臨海郡閩越地置建安郡

貶御史大夫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右內史兗寬代之

解題曰卜式雖貶秩猶以為太子太傅蓋以樸直代之也兗寬勸武帝自制封禪以道諛見用本傳云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放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兗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大號為老儒所見亦如此魯二生轅固董仲舒諸儒之風衰矣

以大農丞桑洪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置輸平準

按解題曰按平準書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

而桑洪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莞天下益鐵  
弘羊以諸官謂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此所以欲置均輸以平其爭也乃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初桑洪  
農丞固已稍置均輸矣令既令遠方各以其物貴  
領大農故遍行其法於郡國也  
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所以為均輸也  
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今皆輸其地土所  
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  
有利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均輸者既便而官  
也平準在京師都受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  
天下之轉輸者也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則賤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無所牟夫利則反本而為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  
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善許之蓋鉄論大夫曰往者  
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部置輸官  
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均輸者既便而官  
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定商賈無  
所利故曰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不効勞  
故曰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不効勞  
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有工不其所無百姓納其貨物  
工効其織今釋其所責其不所無百姓納其貨物  
便上求其織今釋其所責其不所無百姓納其貨物  
之所入非獨齊陶之令民作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  
市行姦賣平農民重苦蜀漢之市也亦民間之所為  
也縣官發闔門擅市即萬物並收並收則見物騰躍  
積貨儲物以待其急巧賈焉吏以取貴未見準之富商  
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  
賈萬物也

以咸宣為左內史閻奉為水衡都尉

解題曰咸

音減史記作減

宣代免寬者也史記酷吏傳凡十

人咸宣亦在其數其末云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河東褚廣妄殺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然則閻奉之徒又酷吏之下者也

春正月幸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夏四月帝還登封泰山降禪肅然山改元赦天下復東至碣石九原而還解題曰梁武帝將封會稽禪國山許懋建議曰舜柴

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道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封泰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



至陽羨封禪國山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由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於封禪非所敢聞由此遂止漢武帝當天全盛人才輻湊之時曾不聞建此議者豈不惜哉封禪書謂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謂詩書古文而不能駛則當時議論可想也

令吏民入粟補官贖罪罷告緡益歲漕六百萬石賜彘弘羊爵左庶長

解題曰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也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

收之息弘羊均輸納粟之利用度既饒故除告緡他

郡國各輸急處他郡國吏民所入之粟各輸所當用

待軍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也諸農謂告緡所沒入田

之類而諸農各致粟山東也諸農謂告緡所沒入田

耳閔中漕益歲六百萬石古今轉漕之一歲之中太倉

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言帛則他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司馬氏曰此桑弘羊欺武帝

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正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

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盜賊竊起遺繡衣使者遂捕之乎非民疲極亡為盜賊耶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早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享弘羊天乃雨食租衣稅固天下之利欲式助發之弘羊特為人後者耳式見未流至此始憤然歸罪弘羊不知已亦與有責焉可謂闇矣其勢然後能成司馬子長作平準書以是終焉其有哉

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于三台

解題曰星孛東井星孛三台人之所同見也填星出如瓜一夫之所獨見也不聞畏天之辭以填星為德

星明年郊見於衆人所同見者曾莫之省於一夫所獨見者乃侈大以為德星以此示下宜乎瑞物之多也

漢孝武皇帝元封二年春正月幸緱氏遂至東萊

解題曰文成五利詐覺而誅者其言大也公孫卿詐覺而不誅者其言遠也一則驟得富貴一則遷延歲月驟得富貴者其敗速遷延歲月者其敗遲然則卿之為害蓋甚於文成五利矣禱萬里沙雖以憂民之名而蓋求僊之寔然猶有所畏也若始皇則肆行而不顧矣應邵云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

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塞決河作宣防宮

解題曰按河渠書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早

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因

旱河流涸而塞之也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

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

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楛如淳曰樹

之口稍布挿接樹之水竹稍弱補令密謂之天子既

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蓋深有感焉

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其歌懇惻蓋深有感焉

蓋深咎田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

行二渠復禹舊迹河渠書又曰禹以河所從來者高

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

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渤海康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

其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潔川也河自王莽時其一

遂空惟用潔川耳臣瓚曰禹貢曰夾石碣石八于海

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太史公

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滄上姑

蘓望五湖東闕洛納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潔洛渠西

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

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防悲瓠子之詩而作河

渠書

秋作明堂於汶上

解題曰按封禪書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陰

不敬

此三代巡狩朝會諸侯之所也

上欲治明堂奉

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此方士所附託也

明堂圖中有一殿回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

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

帶圖

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擊朝鮮

解題曰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海道也荀彘出

遼東陸道也

遣郭昌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降滇王以為

益州郡

解題曰西南夷至是悉平西南夷傳所載大國夜郎

滇邛都荂都冉駹白馬凡六國武帝即位之初使唐

蒙通夜郎司馬相如通邛荂雖名為置郡縣然未能

有之也及公孫弘用事遂罷西南夷其後張騫欲開

西域乃復交西南夷終未能服也南越已滅夜郎邛

都荂都冉駹白馬五國皆平今歲復降滇王益州郡

今成都府路化外姚州

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

解題曰西域傳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服患其兼

從西國結黨南羗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

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嚮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輕體若緣者也磔極樂名也顏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巴俞之功高祖喜觀其舞囚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衍者也魚龍者為含利之獸先裁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黃龍入水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也俞音踰磔徒浪反行戈獸反視讀曰示者視也令觀也應劭曰角抵者角也抵者角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角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魚戲魚龍曼延之屬也又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夏朝鮮殺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菟真番郡

荀彘坐爭功誅楊僕免為庶人

解題曰朝鮮之滅皆荀彘之功以擅執楊僕不免於

誅此武帝之軍政也太史公曰右渠負固荀彘出遼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

也右渠走坐法斬陸道之險如此海道之險不言可知

國欲見天子者未嘗入見擁關外國以絕祀涉何誣功

為兵發首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入塞遂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美送何者馳拜何塞為

遠東朝鮮武帝朝不誥涉何發兵擊殺何天子募罪

人為朝御帝術矣殊不之知兵連禍結寔自始蓋

以擊得駕御之術矣殊不之知兵連禍結寔自始蓋

明於小而樓船將狹國都王險所將五萬人及至朝鮮

暗於大也樓船將狹國都王險所將五萬人及至朝鮮

耳蓋罪人調發不反難離咎守未備既而窺知樓船

集故所將者狹也反難離咎守未備既而窺知樓船

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夫悔失番禺乃

其眾適山中餘日稍求散卒復聚而博德招納

反見疑後番禹卒降於博德今圍朝鮮德艾前事專

主招納不荀彘戰期荀彘爭勞與遂皆誅武帝

疑僕與朝鮮通謀遂囚之荀彘爭勞與遂皆誅武帝

僕不和遣公孫遂執之者恃有便宜得從事遂信彘

之諳會僕遂敢執之者恃有便宜得從事遂信彘

夏旱令天下祠靈星

解題曰按封禪書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其明

年代朝鮮夏旱公孫曰卿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

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

馬通鑑載于前武帝信公孫卿之誕為之下詔矯誣

上天與王莽以地震為地動何異其所以小異於莽

者詔語且疑且信又令天下修高祖靈星之祠以祈

農事未至如莽之無忌憚也

漢孝武皇帝元封四年夏大旱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解題曰按本紀夏大旱民多暍死公孫卿謂乾封三

年今四年而旱益甚不正其欺罔之罪而行誅何哉

流移之多亦由仍歲之旱也按石慶傳元封四年關

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

流民於邊以適之徒無名數者以適上以慶老謹不

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告也而按御史大夫以

下議為請者武帝持文法雖峻至于大旱民流之時

危亡立慶慙不任職上書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上

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

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

所以祠祀者主於求仙耳豈特為決河哉濟淮江歷

山濱海間百年民所疾苦亦非為民惟吏多私徵求

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武帝天資英明巡狩雖出於樂

除民瘼亦不少矣願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

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最也吏恐民之少為郡縣之殿

重賦其民矣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朕方答氣

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

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諉其責於下非人君之語也往年觀明堂

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

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徒四十萬口以軍興法也搖

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

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寔民多貧盜賊衆請入

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舜位欲

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武帝本使慶克位怒其引咎舜位故責之慶素質見

詔報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

知所出遂起視事此所以得全於武帝之世也

匈奴寇邊遣郭昌趙破奴屯朔方

解題曰按匈奴傳是歲翁侯信死信本漢將降匈奴教單于絕幕因漢

也者漢用事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使楊信於匈奴

楊信為人剛直崛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匈奴俗見

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

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

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餘並見通鑑

漢孝武皇帝元封五年冬帝南巡至南郡望祠虞舜於

九嶷親射蛟江中獲之遂北至琅琊春三月至泰山增



封祠太一五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受計於明堂赦天下夏還甘泉郊泰時

解題曰按本紀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

九嶷親封禪書曰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則武帝未嘗

郡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登瀛天柱山封禪書曰登禮瀛

岳瀛今壽州六安縣霍山在馬舒州自尋陽浮江今

州德親射蛟江中獲之郭璞說其狀云蛟龍屬也

化縣頭有白舳艦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

嬰大者數圍前不絕也御千薄樅陽而出今舒州作盛唐樅陽之歌

此歌總叙自南巡狩所歷始於南郡盛唐終於廬江

名而遂北至琅琊並海其名山大川北至琅琊並海

誤耳其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

子祠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在泰山下汶水上

五帝修封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

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宰天子從昆侖道入

始拜明堂如郊禮然則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高皇帝與太一對也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楊輯江淮物

之諸州計賑也會大海氣神鄭氏曰會合海以合泰山上天見衆增修

封禪其赦天下所幸郡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

獨帛貧穹者粟還幸甘泉郊泰時大司馬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薨

解題曰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  
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  
撰擇賢者免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驟騎亦放此  
意其為將如此伍被告淮南王曰大將軍上下山若  
有恩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  
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渡河乃渡皇太后  
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眾皆樂為之用霍去病為人  
少言不泄有氣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  
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然則衛霍之將畧亦豈易  
得哉特以為容悅以自媚於上無古名將之風故為  
之豪傑輕

###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解題曰按百官表漢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

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顏師古曰漢

刺史班宣周行即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  
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  
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漁百姓聚斂為姦三  
承典制以倍公向私旁招寡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  
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諛賞  
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諛賞  
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須五條  
二比阿附豪強通營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  
下賂割損正令也秩六百石員十三人閔中三河  
司隸自察之刺史所亦有十三員者征又按前後漢  
和以前司隸所統亦有刺史察之也  
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云漢既定南越之

地置交趾刺史別於北至朔方之州胡廣記云漢分  
諸州令將節治蒼梧以廣之言考之則涼州疆界潤  
史雍州即漢涼州也別置刺史察之是涼州有兩刺史也  
遠分朔方諸郡別置刺史而無徐梁漢幽并周有幽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并有無徐梁漢幽并周有幽  
十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兼夏周之制為  
州并司隸所司隸校尉部按前漢制司隸校尉武帝  
領為十三部征和四年初置察三輔三  
河弘農則今年初置十三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內  
部尚未有司隸校尉也  
河南河東七郡豫州刺史部潁州汝南沛郡梁魯國  
凡三郡二國冀州刺史部魏鉅鹿常山清河郡趙平  
千宣帝改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國凡四郡六國兖州  
刺史部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城陽淮陽東平國

凡五郡三國徐州刺史部琅琊東海臨淮郡泗水廣  
陵楚國凡三郡三國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濟南北  
海東萊齊郡菑川膠東高密國凡六郡三國荊州刺  
史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長沙國凡六郡  
一國揚州刺史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郡六安  
國凡五郡一國益州刺史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為越  
雋益州牂柯蜀郡凡八郡涼州刺史部隴西金城昭  
置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凡九郡并州  
刺史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上  
郡九郡幽州刺史部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玄菟樂浪涿代郡廣陽國凡十郡一國交州刺史部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

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解題曰武帝以名臣文武欲盡慨然下詔雖未聞應書者然統御英傑鞭箠戎狄之雄畧尚於此見之

漢孝武帝元封六年春作首山宮

解題曰文穎曰在河東蒲坂界

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將軍郭昌擊之

解題曰按史記大宛傳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

接以前通大夏

按西域傳大月氏為冒頓所破乃遠去過大宛而臣之都焉水

北為王庭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夏本無大君乃長往往置小長有五翎侯月氏臣畜之翎即翕字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

殺按漢書西南夷傳昆明奪幣財於是漢發三輔罪

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

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

復為寇竟莫能得通於是自北道酒泉抵大夏南道即昆

明所閉者也

以宗室女為公主妻烏孫

解題曰烏孫願得尚漢公主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女

妻烏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

解題曰按史記匈奴傳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烏師

廬徐廣曰烏廬一作詹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兜單于是歲元封

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

兵直酒泉敦煌郡方冒頓時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單于既徙居西北故

左方兵逋遷居單于之舊也右方亦逋遷也

漢孝武皇帝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幸泰山十一月甲子

朔冬至祠太一五帝於明堂

解題曰按封禪書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

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

上帝於明堂武帝明堂所祠太一五帝耳觀今年贊

學未明遂以太乙為明堂耳母修封禪其贊享曰天增授皇帝太

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

十二月甲午朔禪高里

解題曰山名在秦山西

二月作建章宮

解題曰顏師古曰在未央宮西

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

解題曰按律歷志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

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  
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  
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  
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  
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  
是乃詔御史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  
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乃定東西此定方立晷  
儀晷測日景也下漏刻定一日百刻與二十以追二  
十八宿相距於四方宿度分舉終舉終者天運之  
之六百一十七歲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朔晦日月

日月所歷近一遠三謂之弦日月相乃以前歷上元  
對謂之望分至二至二分之分氣也  
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但孟設逆推之數四千  
之堯以前無傳記可攷故虛設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  
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曰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  
時亦是闕逢之歲按通鑑目錄皇復得者上元泰初  
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中冬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所以必欲十一月甲子朔旦  
始者以甲子六甲之首朔旦冬至氣在建星為推歷之  
星與二者皆合故為歷法之首也建星在牽牛間李  
竒曰古以建星為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謂太  
宿今以牽牛為宿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謂太  
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以造漢  
中分度其氣數與七曜皆齊故以起歷也

太初歷乃選唐都分天部落下閔運筭轉歷其法以

律起歷又按本紀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

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教故用五謂印文也

不足者以定官名解在協音律

### 定官名

解題曰按百官表太初元年郎中令更名光祿勳諸

王國郎中令如故捐其秩為千石應劭曰光者明也

祿者爵也勳者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闇也闇

孰是是年亦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大行令更名

大鴻臚行人更名大行令應劭曰郊廟大農令更名

大司農中尉更名執金吾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

導以禦非常故執此右內史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

名左馮翊主爵都尉更名右扶風此所謂三輔也周

之秦止以內史治畿內漢因之雖失六卿分治之意

然內史猶廷臣也至太初分三輔之後其去大郡無

幾判然與朝廷二體矣主爵都尉前此特掌列侯耳

至是分左右內史為三輔遂改此官為右扶風使治

內史右地而列侯諸侯大僕更名曰僕是年初置羽

林名曰建章營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

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屬光祿勳志又載置中壘屯騎

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奉車都尉駙

### 築受降城

馬都尉農都尉皆武帝初置不載年

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城

秋八月幸安定

解題曰安定郡今涇渭原會半屬金城郡四州之地又變

原縣邠州三水縣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

解題曰姚定漢等謂宛兵弱漢兵不過二千人即破矣其後發甲卒十八萬歷四歲而僅克之蓋小人勸

人之用兵必易其事而少其數及兵連禍結勢不容中止雖武帝之明猶墮其術中而不悟也按西域傳大宛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詛匈奴大宛

解題曰按封禪書是歲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蓋巫蠱之萌芽兆於此漢孝武皇帝太初二年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解題曰致堂胡氏曰宰相人臣所願為者也武帝多殺致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曷亦少省乎而公孫賀



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而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

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解題曰以征伐多官馬少故賦私馬以補之

漢孝武皇帝太初二年春正月帝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太山

解題曰自元封五年修封至是五年

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高祖功臣至是見侯四人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漢興功臣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又按漢書年表漢興功臣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

大發兵復遣李廣利圍大宛宛殺其王毋寡以謝獲善馬數十匹

解題曰從貳師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又發戍甲卒十八萬又發天下七科適轉車人徒相連屬則調發不啻三十萬也所得者善馬數十匹而已

漢孝武皇帝太初四年春李廣利軍還封海西侯八千戶

解題曰自是之後漢威行於西域矣從李廣利出敦煌者六萬人馬三萬匹軍還而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苟非以女寵之故將如荀彘楊僕或死或黜矣

執樓蘭王詣闕既而遣歸國

解題曰赦之所以使為漢用也

秋作明光宮

解題曰顏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

冬始稅武關出入者

解題曰按本紀冬從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閔之有征舊矣今始書稅出入者豈漢嘗罷之與或徒行無所挾者亦稅之與當攷

漢孝武皇帝天漢元年五月赦天下

解題曰為改元而下也

秋大搜

解題曰按本紀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守軍正丞胡建擅斬監御史釋之

解題曰武帝待奇士之法如此按列傳胡建天漢中

守軍正丞顏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貧亡車馬

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

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

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按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

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也諸列校謂中

尉以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

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

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

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

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

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率先士

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法曰

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

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顏師古曰言軍

軍有罪過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為軍

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事不委上臣謹以

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既

則戒嚴不用常法誓於軍中雖未出師亦用軍法也胡建當平居時斬監御史故引此以解之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及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荀氏漢紀載於此年

漢孝武皇帝天漢二年春帝幸東海還幸回中

解題曰東海郡今沂州海州

屬琅琊東海二郡

淮陽軍地

夏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還為匈奴所圍死者十六七又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出西河無所得騎都尉李陵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

解題曰本紀書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出居延北以列傳考之博德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上疑陵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與因杆將軍出西河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然則公孫敖路博德李陵之出塞皆在秋也本紀以與李廣利出師同一事故併書於五月耳陵耻為貳師將輜重蓋少年之銳氣博德耻為陵後距亦老将之常態若武帝位置陵得其所於博德控制中其情安得有降將喪師之辱哉老将姦詐非難曉所以武帝既敗而即悟至於權

衡群才各盡其用此乃王者用人之大略惜乎武帝終不察也

太史令司馬遷下蠶室

解題曰初上遣貳師將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廢刑文帝雖除肉刑至此猶有腐刑者武帝寵將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屬名位雖盛而豪傑賤之如糞土如李廣父子愈擯抑而豪傑愈宗之分為兩黨久矣苟武帝以公滅私消弭衆憤則安得有新舊彼此之隙哉帝既不能自反則必疾視其下懷怒蓄

憤有待而發司馬遷之言適觸其機宜其不免也當是時群臣皆罪陵遷乃言陵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蓋為武帝忠計不暇顧衆怨耳以忠獲罪既得為臣之義餘何求哉及憤然追咎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抑不思左右親近則遷前日詆以為全軀保妻子者也猶區區望其致力不亦惑乎此學問不足之病也

著書百三十篇

解題曰古之為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王藻曰動則庄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說者遂以尚書為右史所書殊不知二典兼載言動如禹貢一篇

皆紀事未嘗其後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  
有禹之言也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焉文  
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譏其失古史之體則當矣  
然遷固烏可以並言哉遷之學雖未粹感憤舛駁往  
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漢之世變孔子  
孟子之所以異於諸子百家者於其書猶有考馬高  
氣絕識包舉廣而寄託深後之為史者殆未易窺其  
涯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摹而足成之耳其竄定遷史  
諸篇漢初豪傑之所存尚未深究况前於此者乎司  
馬貞索隱曰班氏書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為訓詁

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太史公書  
殘文斷句尤難究詳古今為注解者絕希此遷所以  
慨然發可為智者道之嘆也

### 秋大搜

解題曰按本紀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晉灼曰搜  
巫蠱也

齊楚燕趙盜群起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逐捕以軍興  
法誅二千石以下

解題曰按史記酷吏傳自王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  
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

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  
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  
群之數又按本紀冬十月詔閔都尉曰今豪傑多遠  
交依東方群盜擅自號攻城邑為檄告縣趣具食小  
群亦以百數又按其謹察出入者餘並見通鑑  
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兵擊車師匈奴救之還引

解題曰漢用西域兵伐國自此始蓋以蠻夷攻蠻夷  
也

漢孝武皇帝天漢三年春二月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  
大夫

解題曰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刺  
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尉有  
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家貲累巨萬

初權酒酤

解題曰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韋昭曰  
以木度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  
為權獨取利也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  
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  
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及彴音酌  
三月帝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

解題曰按封禪書武帝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  
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  
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武帝封禪其後  
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餘並見通鑑太史公  
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  
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  
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漢孝武皇帝天漢四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  
步兵七萬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  
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出五原皆戰不利

解題曰自衛霍出師後至是始復大發兵擊匈奴

適大宛之後及今年  
伐匈奴凡兩發也

夏四月立皇子髡為昌邑王

解題曰李大人之子也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

解題曰按本紀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然  
則前此雖有贖罪之令未嘗許死罪入贖也

漢孝武皇帝太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國豪傑于茂陵雲  
陽



解題曰本紀作雲陵顏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傳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摠使徒豪傑也鈞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漢孝武皇帝太始二年春三月更黃金為麟趾裏蹠

解題曰武帝老矣而夸符瑞之習猶未衰也按本紀

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

以饋宗廟涇注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

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以協瑞焉顏師古曰既云宜

金為麟趾裏蹠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武帝欲表祥瑞故普

改鑄為麟足裏蹠之以易舊法耳

### 作白渠

解題曰鑿六輔渠後十六歲太始二年穿白渠民得

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

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

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餘

並見通鑑

漢孝武皇帝太始三年以直指使者江充為水衡都尉

解題曰充趙國邯鄲人本名齊與趙太子丹忤亡入

閔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罪天子怒收捕太子丹擊

魏郡詔獄趙王彭祖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小臣  
苟為姦偽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  
烹醢計猶不悔彭祖雖為子訟寬然其言寔有理臣願選從趙國勇  
敢士從軍擊匈奴以贖丹罪上不許初充召見大臺  
宮自請願以所常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  
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充為人魁  
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  
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  
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  
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

三輔盜賊禁察踰侈充既見信任先劾外戚大見信  
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

漢孝武皇帝太始四年春三月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  
明堂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脩封

解題曰高皇既配上帝則景帝必配五帝也武帝去  
年登之梁山稱萬歲今年幸不其相神人於交門若  
有鄉坐拜者是時武帝既深厭方士之誕矣猶不治  
其罪者亦姑以自誣耳

漢孝武皇帝征和元年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遣使者  
立其子昌為趙王

解題曰此諸侯王未丘太子京師自為擇嗣之例也  
延平陳氏曰武帝以淖子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則君  
國子民之道武帝非不知也

漢孝武皇帝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坐巫蠱族  
誅涿郡鐵官鐵飛三月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  
封澎侯

解題曰公孫賀夫人衛皇后姊而敬聲皇后姊子既  
以巫蠱族誅則皇后太子之禍已倡矣百官表書四  
月賀下獄死五月屈氂為左丞相而劉屈氂傳載征  
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獄已正於理其以涿

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  
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  
百封左丞相為澎侯與本紀五行志皆合本紀書正  
月賀下獄  
死五行志書三  
月屈氂為丞相蓋表誤也是時雖虛右丞相以待賢  
者竟不除人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平陽侯曹宗故長平侯衛伉  
故因杆將軍公孫敖皆坐巫蠱誅

解題曰公孫賀之獄所連及也兩公主武帝女也江

傳云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毅為巫蠱事  
連及陽石公主諸邑公主外戚傳衛皇后生三女諸  
邑陽石或衛后  
之女未可知也曹宗平陽公主之故夫家衛后之所

自出也衛伉大將軍青之子衛后之弟子也伉嗣侯六年坐  
法公孫敖衛青貧賤之交亦衛氏之黨也按本紀書  
免正月因杆將軍教有罪要斬衛青傳復書教擊白  
春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  
奴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教既衛氏党所坐巫蠱必  
與曹宗衛伉事相連同誅是時去余吾之戰已五六  
年矣當以傳為正

### 帝幸甘泉

解題曰巫蠱之變政以武帝在外父子隔絕使不幸

甘泉其禍或未至如是也

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皇太子據斬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出奔

解題曰按江充傳充為水衡都尉坐法免會朱安世告公孫賀巫蠱連及陽石諸邑公主皆坐誅後上幸

甘泉疾病充因是為奏言上疾崇在巫蠱此公孫賀

傳所謂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者也餘並見通鑑通鑑

引漢武故事諸書載太子及巫蠱事甚詳如言廷時  
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女巫往來  
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詈  
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以為疑因是得不平此  
理之必然蓋可無信也如載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  
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  
子甚急太子計無所出遂從石德計蘓文迸走得  
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  
有比變乃使臣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及  
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以漢之戾太子傳載石  
德畫瑀節捕江充之策止云太子急然德言太子宮得木  
嘗有自歸謝罪之說也江充特揚敢言太子宮得木

人帛書當奏聞耳非敢如獄吏治庶僚禁止其朝謁也籍使充果持太子甚急太子不得往甘泉則亦何由能發兵乎劉屈氂是時上避暑甘泉宮丞相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是時上避暑甘泉宮丞相發兵入丞相怒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無周公之敢發兵上公不誅管蔡乎長史既乘疾置必先蘓文至甘泉武帝聞變之始其怒如此必不能亮太子之無他遣使召之事也凡此類皆不可盡信

### 初置城門屯兵

解題曰城門屯兵始於此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

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侯頭第一門名東出北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曰東郭門即逢萌挂冠處也第門名清明明門亦曰凱門又曰籍田門第三門名霸門又名青城門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亦曰下柱門又曰端門第二門名安門亦曰禹路門北對

### 八月辛亥據自殺於湖

未央宮第三門名平門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門亦曰光畢門又曰便門第二門名直門又曰龍樓門第一門名西城門亦曰雍門又曰函里門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朝橫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第二門名洛門亦曰朝門第三門名杜門亦曰利城門凡此諸門皆通達九達三途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入為途之經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

解題曰班氏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相而魯隱危藥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

坎盟宋痊死江充造蠱太子殺皆自小覆大繇踈陷  
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九月立趙敬肅王少子偃為平干王

解題曰武帝兄弟唯趙王彭祖後死故特封其少子  
焉

漢孝武皇帝征和三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等擊匈奴  
解題曰按輪臺詔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  
欲以為使者威重此出師之由也是後雖遣李廣利  
商丘成馬通三道伐匈奴然廣利實將重兵成與通  
特以分匈奴兵勢爾匈奴聞漢兵大出悉遠其輜重

盖用起信之餘策也

遣開陵侯成婉發樓蘭六國兵圍車師獲其王

解題曰成婉天漢二年嘗發樓蘭兵擊車師者也按  
西域傳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  
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  
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又按輪臺詔前開陵  
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遠遠乏食道死者尚數  
千人

李廣利深入至郅居水軍敗降匈奴

解題曰按史記匈奴傳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

功多少功不得御以廣利降虜故諸將雖有功如商

類皆不有詔捕大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滅

使廣利得降匈奴告廣利以家餘並見通鑑

高寢郎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作思子宮

解題曰壺閔三老上書於太子未死之前其事方急

言之為甚難田千秋上書於太子既死之後其事既

往言之為甚易以二人上書較之壺閔三老之書理

明義正詞順意篤非千秋可望也然千秋立至卿相

蓋適逢武帝之悔悟也帝謂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

難言公獨明其不然豈壺閔三老上書之時怒氣方

盛不暇深省與班氏贊曰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也故千秋指明盡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智未必能

過人者也以其鎖惡運過亂原因衰激極導迎善氣傳

得天人之祐助云

大事記解題卷第十二



同校正卿貢免解進士充府學直學鄭應奇  
同校正鄉貢免解進士充府學直學率安詩  
同校正國學內舍免解進士充府學錄郁雲  
同校正迪功郎新婺州武義縣主簿充府李正周浩然

大事記者史遷表漢事之目也以事繫年而列將相名  
臣於其下盖不但存古策書之法而已特其體統未備  
猶有遺憾班固表公卿百官詳於拜罷而置大事弗錄  
失遷意遠甚

太史先生是書名襲遷史體備編年包舉廣而興寄深  
雖不幸絕筆於征和而書法可概見其文則史其義則  
竊取之矣通釋是書之摠也解題是書之傳也學者攷



通釋之網玩解題之青斯得

先生次輯之意云嘉定壬申銀木吳學謹識於後冬至

二 前日學校東陽李天有書

大意云其

離本意欲班固其公帳百言其後其罪而置大車車其  
引於其下蓋不以其古策書之為而已其其極其未也  
大車其皆史意其策書之目也以其事其而既其其



